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1331957

10位ISBN编号：7531331950

出版时间：2007-8

出版时间：春风文艺

作者：薛燕平

页数：39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部北京胡同文学。

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直到新世纪开始，《布老虎长篇小说：琉璃》就像是一位老人，叙说了一段京城历史。

男主人公老二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蔷，但也是同班同学、老二的邻居大玲更是对老二爱的一往情深。

恢复高考后，吴蔷考上了大学，而大玲因为意外怀孕，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，只能把对于老二的感情深埋心底；而没有考上大学的老二心里一样的自卑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吴蔷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。

大玲自强不息地生活着，从一个小吃店的普通员工，后来下海，自己开了饭馆，一步步地，成为一个成功的女人。

而老二先是到了橡胶厂当工人，没干几天就被厂里开除，后去山东做生意，又因为讲哥们义气亏了钱。

又跟一个不爱的女人结婚，他似乎始终没有把目光停留在爱他的大玲身上，直到离婚，老二才渐渐明白真爱他的女人。

也是自己真爱的女人是吴蔷。

两人最终走到一起。

但随着老二要去香港继承遗产，生活又起了波澜……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作者简介

薛燕平，生长于北京旧城区，毕业于某著名高校。

现在某出版社谋职。

鲁迅文学院高研班三期学员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。

已出版长篇小说多部，其中自己得意之作为《21克爱情》《让我靠近》《我的柔情你不懂》。

梦想是：用最简洁隽永的语言，写出北京旧城区犄角旮旯的事儿。

心仪老舍先生的文字，揣摩背后的精气神儿；走十分钟路到老舍故居，站柿子树下，打开毛孔，吸残留之气……这部《琉璃》，呕七载心血，调动每根细微神经，酷暑严寒，竭力为之。

无论成败，于心无愧。

并再接再厉，义无反顾。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章节摘录

第一部 老二和吴蔷他们乘坐的长途车，是早晨七点从平谷县城出发的，到他们插队的果庄是七点四十五分，到北京东直门终点站是上午十点整。

当那辆四面透风、油漆剥落显得花里胡哨的破车“扑哧”一声停下米，老二背着三个包先下车，紧跟着吴蔷空着两手从车上跳下来，知青们起哄他们俩，说老二是吴蔷的长工，是给吴蔷扛活的。

老二把包放地上，像没听见似的眼朝周围瞭望了一下。

昨晚北京下了雨，地面上湿漉漉的，停车场边上的坑洼地积了几摊雨水，水里馇着些报纸破鞋烂菜叶儿。

七十年代的东直门，是京城有名的杂八地，密云、延庆、平谷三个郊区县长途汽车川流不息地发车、到站，从上面走下来的多是些蓬头垢面的人，都像是逃荒的。

北京的老人儿说这地界儿净是拍花子的，他们伸出一只手，朝小孩儿的头顶上轻轻拍一下，小孩儿就乖乖地跟他们走了，神着呢。

从东直门往城里走的只有6路无轨电车，站牌下面黑压压站了一大片人，老二提议走回家去，没人反对。

吴蔷想帮老二背一个包，老二拒绝。

老二走得飞快，两只脚像装了风火轮，吴蔷跟屁虫似的跟在老二身后。

杨小宁是老二和吴蔷的同班同学，一个村插队，此刻紧跟在吴蔷的身后，他无论回家还是从家回村，从来不带包儿，甩着两只手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儿。

杨小宁长了一张娃娃脸，给人感觉永远在笑。

这时，他真的在笑，那两只女人般多情的眼睛像正午的猫眼，觑成两道缝儿，两条日光像是沾了水，潮乎乎地落在吴蔷的屁股上。

实际上，吴蔷的衣服和裤子都极其宽大，身上各部位也就是个大估摸，杨小宁的日光只是落在吴蔷身体的巾问地段，这也不妨碍杨小宁通过吴蔷走动时衣服褶皱的浮动，产生丰富的联想，并由此心生异样，身体膨胀……就在杨小宁血流加速的时候，老二突然停下来，一耸肩，把身上的三个包咕咚卸在地上。

只见从一辆130卡车上跳下来个司机，直朝老二走过米，没等周围人反应过来，老二已经一拳把司机打了个满脸花，司机捂着鼻子蹲在一棵树下，血顺着指缝流出来。

吴蔷扯住老二的袖口，问干吗打他。

老二说：丫挺的，犯贱。

一旁的杨小宁瘪了，把目光从吴蔷身上敛回来，定定神儿，然后埋怨老二不该打人，说老二野蛮。

吴蔷瞪杨小宁一眼，说：谁野蛮啊，说话注意点啊。

杨小宁嘲笑吴蔷，又不是老二老婆，干吗那么向着他。

吴蔷扯老二袖口让老二快走，她怕警察来。

老二冲杨小宁笑，是那种得意扬扬的笑，他告诉杨小宁嫉妒没用，又用嘴朝吴蔷努一下，有能耐抢走啊。

杨小宁的眼睛睁得老大，一副吃惊的样子，其实他并不是吃惊，这种表情是他的常态，是一种天然的保护，像一道无形的墙。

他用一种绵软的声音说，并没打算现在跟老二抢。

北新桥十字路口朝南左拐一百米是个委托行，铺面不大，两扇破破烂烂的木门摇摇欲坠。

老二奶奶说她年轻的时候委托行的生意就很红火，还在那儿卖过一件皮袍。

老二长到认了路就往这儿跑，委托行就像个吸铁石吸着老二，这儿什么都有，大到雕花的木床，小到女人用的绣花针，再长几只眼也不够用。

有一次老二从委托行里偷出一只翠绿的扳指儿，奶奶喜欢扳指儿戒指儿什么的，所以当老二贼不溜秋地从裤兜里掏出扳指儿的时候，虽然知道这东西来路不明，奶奶还是又惊又喜地戴在了大拇指上，还对着太阳眯眼照了照，然后用手胡噜一下老二的脑袋。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委托行的门前总是停着几辆板儿车，买卖大件东西可以租用。

老二上初中的时候就跟这些蹬板儿车的爷们儿混得烂熟，这工夫，老二一溜七八个人来到委托行门口，那些J下打扑克的板儿爷们都抬起头跟老二打招呼，其中最年长的大伙都喊胡爷的，右手托着一只玉嘴的烟袋锅看人打牌。

烟杆儿被摩挲得锃亮，黄铜烟锅儿逮着点光儿就闪几下子；仔细看，烟锅里并没烟叶儿，拿着它不为别的，只为喜欢。

说那是宫里头传出来的，懂行的一看就知道，即便不是宫里的东西，也是有点来历。

胡爷并不姓胡，喊他胡爷是因为他留了小半张脸的络腮胡子，板儿爷堆里他说了算。

这时胡爷大声地喊一个叫六儿的，六儿有十多岁，长一张胖乎乎的脸，胡爷让他送老二他们，老二他们就全把包放在六儿的板儿车上。

从北新桥到张自忠路，六儿除了不停地跟路边剃头修车的人打招呼，再就是一个劲儿问老二考大学的事，一直到了张自忠路口，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

杨小宁他们几个都住铁狮子大院，就是那个著名的段祺瑞执政府，到了路口就往右拐了，杨小宁临走还回头冲吴蔷扮个鬼脸。

六儿一直把老二和吴蔷送到他们住的黄土坑儿胡同，还要朝里边走，老二拦住了，这才掉转头回去。

老二和吴蔷没走几步，碰卜了千大玲，跟他们也是同学，大玲父亲早死了，母亲改嫁到香港，大玲跟姥姥过，所以没去插队，到一家街道办的服装厂当了工人。

大玲推一辆半新的二六飞鸽女车正要骑上去，姿态像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鸟，一眼看见了老二和吴蔷，就把翅子收了，一张黑而俏丽的脸上现出极其灿烂的笑容。

她跟他们搭讪，问是不是放农闲假了，还是回来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。

大玲的目光犹疑不定，像是水上漂着的东西，她看见了老二背着三个包，就问哪个是吴蔷的，老二就把其中两个放在大玲的车上，大玲送吴蔷，老二背着自己的包成心放慢了脚步好让俩女孩跟自己拉开距离。

老二知道大玲喜欢自己，大玲是说不二的女孩儿，像胡同里的灰色，变不了了。

吴蔷不同，是个谜，这种女孩儿不能用颜色形容，她是胡同里的光和影，随着四季而变化，谁也不懂她心里真正想什么，她就是水里的月亮，风里的铃声，只能看和听，用手感觉，没戏。

可人是天生的贱骨头，越是弄不懂的东西越想弄懂，无法感觉的偏要哭着喊着去感觉，这话说的是老二，是老二对于吴蔷那份心思。

直到吴蔷和大玲走进了吴家的院门，老二才跨进自己家院子。

黄土坑儿胡同是南北向的，从北一路数过去仨公共厕所。

原来北京的四合院里，院院都有厕所，定时有淘粪工人来淘，背着一米高的大粪桶，粪桶是木制的，用铁箍箍结实，桶旁边挎一个长把儿大粪勺。

大粪车一来，胡同里的小孩儿就喊：淘大粪的来啦！

然后就夸张地捂着鼻子跑。

那时候有一个淘大粪工人叫时传祥，因为敬业，淘大粪出了名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他的一句话成了名言：宁愿一人脏，换来万家净。

应了那句话，行行出状元。

大人们用时传祥教育孩子：看看，什么干好了都有出息。

淘大粪的也有脾气，这院里人话语问要是透出些微鄙视的意思，淘粪的时候，就成心往院子里拉拉屎汤，让这院人臭上一天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院子里的厕所被当成“四旧”全拆了，一水儿改成公共的了，用的是北京旧城墙的砖，古朴厚实，外地人来北京，见了公共厕所都感叹：北京连茅厕都那么有文化。

九十年代中期有一阵子政府鼓励市民献城砖，想恢复旧城墙，街道居委会也呼吁了几声，就有人站在胡同当中喊了一声：你让我立时三刻哪拉哪尿去！

居委会的人就哑巴了。

老二的家离第一个厕所不远，院门朝东，进了院门迎面一个影背，影背上依稀有个字，没人琢磨上边写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的是什么。

院子不大，只有三间北房和三间南房，东面是十号院就是大玲家院子西屋的后山墙，墙根儿有一棵水桶粗的桑树，每年五六月份，桑葚熟了，落一地，不小心踩上，把整个院子都染成紫的了，老二奶奶就说，瞧瞧，改染坊了。

北屋廊檐下是一棵小水桶粗细的石榴树，果木不成材，树干离地一尺便分成了两股，亲姐妹似的依偎、纠缠在一起。

这六间房对于老二家来说太宽敞了，因为全家只有老二、老二的弟弟建平还有老二的奶奶一共三口人。

老二的父母“文革”前就去了香港，因为老二的爷爷在那边有点产业。

那时老二五六岁，弟弟建平才两岁。

“文革”一开始，就有人骂老二：你爸你妈是香港特务，你也是小特务，你奶奶是老特务！

老二原封不动扔回去：你爸你妈才是香港特务，你丫是小特务，你爷你奶都他妈的是老特务！

奶奶颠着小脚儿一趟一趟跑居委会，反复说老二的爸妈都死了，居委会主任姓杨，长得胖，胡同里人叫她杨胖子。

杨胖子审问老二奶奶，那口气就像从来不认识似的：那你们怎么生活。

老二奶奶的眼泪刷就下来了，然后用一种极其悲凉和微弱的声音诉说生活无着，怎么变卖家当，养活两个孩子。

杨胖子似信非信地看着老二奶奶。

“文革”的高潮渐渐过去以后，到了七十年代，老二才知道奶奶一直在说谎，奶奶不说谎他们家的日子就没法过，其实奶奶并没有变卖什么家当，确切地说，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变卖的，奶奶的父亲当年在北京是开轿子铺的，攒下的那俩钱早让老二的二舅爷，就是奶奶的二弟倒腾得精光。

家里倒是有不少旧家具，可老二奶奶当时根本不知道那些东西能值什么钱。

老二的父母辗转托人带过来一些钱，交给他们在北京的朋友，朋友再交给朋友，最后由一位朋友家的女佣送到老二家。

老二见过那女佣，穿得很干净，脸上也很光洁，举手投足都带着一股大家气派，当老二对奶奶说起那女佣时，老二奶奶撇嘴，说老二没见过什么叫气派。

老二奶奶的爷爷是在旗的，皇亲国戚，奶奶的二爷爷在南边开盐行。

二爷爷每次上京，绫罗绸缎不用说了，香稻米带来多少担，累趴下多少挑夫啊。

老二烦奶奶的那种表情，松弛的眼皮包着一双闪着贼光的眼珠。

老二对奶奶那近乎京剧道白的叙述熟悉而厌倦，若干年后，北京的市场上充斥着不同产地的香稻米时，老二不厌其烦地打趣奶奶：这是你二爷爷运过来的吧。

⋮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编辑推荐

《布老虎长篇小说：琉璃》致力于北京旧城区文化、民俗的写作，从那里的一砖、一瓦，甚至一声猫叫，探究皇城的文化，以及那里的风土人情。

融入字里行间的是灰色的沉思、金光闪闪的历史，以及有着独特的魅力的北京人。

这是一部北京胡同文学。

从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直到新世纪开始，《布老虎长篇小说：琉璃》就像是一位老人，叙说了一段京城历史。

男主人公老二深爱着胡同里的女孩也是同班同学吴蔷，但也是同班同学、老二的邻居大玲更是对老二爱的一往情深……

<<琉璃-布老虎长篇小说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